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三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三集

春雨雜述

西江解縉

論作詩法

漢魏質厚於文。六朝華浮於實。具文質之中。得華實之宜。惟唐人爲然。故後之論詩。以唐爲尙。宋人以議論爲詩。元人粗豪。不脫氎裘。潼酪之氣。雖欲追唐邁宋。去詩益遠矣。

詩有別長。非關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關理也。不落言論。不涉理路。如水中月。鏡中象。相中色。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。須使直悟上乘。勿墮空有。嚴生之論。可謂得其三昧。

又曰。學詩先除五俗。後極三來。五俗。一曰俗體。二曰俗意。三曰俗句。四曰俗字。五曰俗韻。此幼學入門事。三來者。神來。氣來。情來是也。蓋神不來則濁。氣不來則弱。情不來則泛。而不關於神。不屬於氣。不在於情。去此外道也。似是而非也。非真。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。非得心得髓之妙也。而後世之說。愚謂異於古者。

此也。

詩三百篇之作。當時閭巷小子能之。後世之作。雖白首鉅儒。莫臻其至。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。遽如是哉。必有說矣。

前人之詩。未暇論。爰以國朝枚舉之。劉基起於國初。極力師古。鄒練其詞旨。能洗前代氈酪之氣。且其位置俱在前列。僕向集選。故首推重樂府。古調較之新聲尤勝。江右則劉崧擅場。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。

學書法

學書之法。非口傳心授。不得其精。大要須臨古人墨跡。布置間架。擔破管。書破紙。方有工夫。張芝臨池學書。池水盡墨。鍾丞相入抱犢山。十年。水石盡黑。趙子昂國公。十年不下樓。巉子山平章。每日坐衙罷。寫一千字。纔進膳。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。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。大字須藏間架。古人以簪濡水。學書於砌。或書於几。几石皆陷。

草書評

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。以變化牽掣爲用。二者不可缺一。若事事一偏。便非至論。如魯公之沉着。何嘗不嘉。懷素之飛動。多有趣。世之小子。謂魯公不如懷素。是東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。

評書

學書之法。非口傳心授。不得其精。故自羲獻而下。世無善書者。惟智永能寤寐家法。書學中興。至唐而盛。宋家三百年。惟蘇米庶幾。元惟趙子昂一人。皆師資有自。絕出流輩。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。惜乎工夫未及。草草度時。誠切自愧赧耳。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。

書學詳說

書肇於庖犧。筆墨紙研。古世皆用。後世異其制爾。書稱作會紀于太常。非可以刀削爲。而詩稱彤管。知非始於蒙恬也。三者倣此。今書之美。自鍾王。其功在執筆用筆。執之法。虛圓正緊。又曰淺而堅。謂撥鐙令其和暢。勿使拘攣。眞書去毫端二寸。行三寸。草四寸。掣三分而一分着紙。勢則有餘。掣一分而三分着紙。勢

則不足。此其要也。而撇捺鉤揭抵拒導送。指法亦備。其曰撇者。大指當微側。以甲肉際當管傍。則善。而又曰力以中駐。中筆之法。中指主鉤。用力全在於是。又有披簪法。食指拄上。甚正而奇健。撮法。撮管聚管端。草書便提筆法。提挈其筆。署書宜。此執筆之功也。若夫用筆。毫釐鋒穎之間。頓挫之。鬱屈之。周而折之。抑而揚之。藏而出之。垂而縮之。往而復之。逆而順之。下而上之。襲而掩之。盤旋之。踊躍之。瀝之。使之入。舐之。使之凝。染之。如穿。按之。如掃。注之。趨之。擢之。指之。揮之。掉之。提之。拂之。空中墜之。架虛搶之。窮深掣之。收而縱之。蟄而伸之。淋之。浸淫之。使之茂。卷之。蹙之。雕而琢之。使之密。覆之。削之。使之瑩。鼓之。舞之。使之奇。喜而舒之。如見佳麗。如遠行客。過故鄉。發其怡。怒而奪激之。如撫劍戟操戈矛。介萬騎而馳之也。發其壯哀而思也。低回戚促。登高弔古。慨然歎息之聲。樂而融之。而夢華胥之遊。聽鈞天之樂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意也。是其一字之中。皆其心推之。有絜矩之道也。而其一篇之中。可無絜矩之道乎。上字之於下字。左行之於右行。橫斜疎密。各有攸當。上下連延。左右顧矚。八面四方。有如布陣。

紛紛紜紜。鬪亂而不亂。渾渾沌沌。形圓而不可破。昔右軍之敘蘭亭。字既盡美。尤善布置。所謂增一分太長。虧一分太短。魚鬣鳥翅。花鬚蝶芒。油然粲然。各止其所。縱橫曲折。無不如意。毫髮之間。直無遺憾。近時惟趙文敏公。深得其旨。而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。今欲增減其一分。易置其一筆。一點。一畫。一毫髮。高下之間。闊隘偶殊。妍醜迥異。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。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。雖欲皆善。而必有一點畫。鉤剔披拂主之。如美石之韞良玉。使人玩繹不可名言。一篇之中。雖欲皆善。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。如鳥獸之有麟鳳。以爲之主。使人玩繹不可名言。此鍾王之法。所以爲盡善盡美也。且其遺蹟偶然之作。枯燥重濕。穠澹相間。蓋不經意肆筆爲人。適符天巧。奇妙出焉。曰不可以強爲。亦不可以強學。惟曰日臨名書。無恡紙筆。工夫精熟。久乃自然。言雖近易。實爲要旨。先正骨體。後盡精神。有膚有血。有力有筋。其血其膚。側鋒內外之際。其力其筋。毫髮生成之妙。絲來綫去。脉絡分明。描搨爲先。傍摹次之。雙鉤映擬。功不可闕。對之倣之。如燈取影。填之補之。如鑑照形。合之符之。如瑞之於瑁也。比而似之。如

睨伐柯。察而象之。詳視而默記之。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。愈近而愈未近。愈至而愈未至。切磋之。琢磨之。治之已精。益求其精。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忘情筆墨之間。和調心手之用。不知物我之有間。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。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。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。

書學傳授

書自蔡中郎邕。字伯喈。於嵩山石室中。得八角垂芒之秘。遂爲書家授受之祖。後傳崔瑗子玉。韋誕仲將。及其女琰文姬。姬傳鍾繇。元常。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。抱犢山師曹喜。劉得昇。後得韋誕塚所藏書。遂過于師。無以爲比。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。及其猶子會。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。逸少。逸少世有書學。先於其父。枕中窺見秘奧。與征西相師友。晚入中州。師新衆碑。隸兼崔蔡。草並杜張。眞集韋鍾。章齊皇索。潤色古今。典午之興。登峯造極。書家之盛。若張丞相華。嵇侍中康。山吏部濤。阮步兵籍。向侍中秀。輩翰墨奇秀。皆非其匹。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。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。冠古絕今。不可尙已。右軍傳子

若孫。及郗超謝朓等。而大令獻之。獨擅厥美。大令傳甥羊欣。羊欣傳王僧虔。僧虔傳蕭子雲。阮研。孔琳之。子雲傳隋永欣師智。永智永傳唐虞世興。世南。伯始。伯始傳歐陽率更信本。褚河南遂良。登善。傳薛少保稷嗣通。是爲貞觀四家。而孫處禮過庭。獨以草法爲世所賞。少保傳李北海邕。與賀監知章。同鳴開元之間。率更傳陸長史柬之。柬之傳猶子彥遠。彥遠傳張長史旭。旭傳顏平原真卿。李翰林白。徐會稽浩。真卿傳柳公權。京兆。零陵僧懷素。藏真。鄔彤。韋玩。崔邈。張從申。以至楊凝式。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。徐鉉兄弟。宋興。李西臺建中。周繕部越。皆知名家。蘇舜欽。薛紹彭繼之。以逮南渡。小米。傳其家法。盛行於世。王廷筠以南宮之甥。擅名於金。傳子澹游。至張天錫。元初。鮮于樞。伯機得之。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。始事張卽之。得南宮之傳。而天資英邁。積學功深。盡掩前人。超入魏晉。當時翕然師之。康里平章子山。得其奇偉。浦城楊翰林仲弘。得其雅健。清江范文白公。得其灑落。仲穆造其純和。及門之徒。惟桐江俞和子中。以書鳴。洪武初。後進猶及見之。子山在南臺時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。得其傳授。而太樸以

教宋璘仲珩。杜環叔循。詹希元孟舉。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。介之以教宋克仲溫。而在至正初。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。傳其子滋。其孫樞在洪武中。仕爲中書舍人。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。

饒介字介之。號醉翁。亦曰介叟。臨川人。遊建康。丁仲容壻之。歲丁未。卒於姑蘇。宋克字仲溫。一字克溫。吳郡人。卒官鳳翔府同知。時洪武丁卯。

宋璘字仲珩。金華人。太史潛溪公仲子。仕止中書舍人。卒於洪武辛酉。俞和字子中。號紫芝山樵。桐江人。寓居錢塘。洪武以布衣。卒年八十餘。

杜環字叔循。廬陵人。官水部員外郎。卒時洪武戊辰。

詹希元後更名希原。字孟舉。新安人。號逸菴。又號訥叟。幼從父官勝國。至洪武初。爲鑄印副使。後卒官中書舍人。

胡布字子中。盱江人。得書法於宋克。一云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云。揭樞字平仲。豐城人。

天爵堂筆餘

四明薛崗

客星非吉星。亦非因子陵而見。剡溪漫筆。辨之最詳。楊升菴先生。無書不考。有詩云。半天高柳驛門青。我是客星非使星。亦作吉星用。不知何說。

舍利余見數處。大小不一。有二三粒四五粒者。盛以美器。幕以絳紗。視之皆砂礫。附會可笑。獨吾鄉阿育王寺者。良異。余十五六歲時。同衆瞻禮。見舍利繇微漸大。漸生白毫光。俄而變五色。其光周匝如車輪。或東西轉。或南北轉。或平布旋轉。或成大珠一圓。或散作小珠數十圓。久之而滅。余驚怪稽首。而衆皆稱不見。

本朝永樂宣成正嘉審器。與宣廟銅爐。數百年後。價視宋時諸瓷。商周彝鼎。必翔。宋瓷色製雖古雅。而器之精工細澤。遠遜今代。彝鼎出土者。反易毀。宣爐在今日。已不多得矣。吳中名畫。如沈啟南。文徵仲。唐伯虎。陳道復。諸公。後世珍之。不在趙文敏。米襄陽。黃癡倪迂之下。而吾鄉金本清。太僕畫竹。亦必在文與

可蘇長公之間。以其皆文人之筆。無一毫畫工色相。更難在每畫之中。詩與書法無一不佳。百世可知。推之以理。

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。而意趣無窮。故文人之筆。山水常多。若人物禽蟲花草。多出畫工。雖至精妙。一覽易盡。余謂丹青有宗派。姑蘇獨得其傳。

讀書作文。俱要一副真精神。坐則神奮。臥則神弛。此常情也。然臥常可以作文。而必不可以讀書。曹操有欹案可臥讀。楊盈川有臥讀書架。二君不知何見。今之對書而睡者。當倣之。

六經二十一史。文章在茲。經濟亦在茲。所當讀之書。盡于此矣。此外卽諸子。亦經史鼓吹耳。讀固可不讀不妨。近日學者。務旁求百家雜撰。尤沈酣世說。以爲奇。而質以經史。茫然不能應。亦奚以爲。

士大夫家。少年子弟。必不宜使讀世說。未得其雋永。先習其簡傲。不可不慎。世說片語。隻詞。諷之有味。但可資口譚。近日修辭之士。多翕然宗之。掇拾其咳唾之餘。以飾文而亦小矣。

三百篇詩之祖也。楚人之騷。漢魏之樂府。五言古詩。去古不遠。六義未乖。所當誦法。唐人之近體興。而詩一大變。然可兼爲不可專攻者也。近日無人不詩。無詩不律。無律不七言。卽五言律。五七言絕句。善作者少。而況古詩乎。夫至無人不七言律。而誰謂詩不差矣。

于鱗華山記。旣奇旣古。亦肖亦眞。方之寫照。洵目送飛鴻之手。不知記似三峰三峰似記。必讀記而知華之勝。必登華而知記之佳。想此老搦管時。定有岳靈來助。是濟南第一文字。

七言律。法度貴嚴。紀律貴整。音調貴響。不易染指。余見初學後生。無不爲七言律。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。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。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。無怪也。

謝少連改三國志作季漢書。以尊漢室。陳壽三國志。稱魏稱吳。而于漢則稱蜀。易國號以地名。余少時深以書法爲壽病。及今思之。壽一代作者。立意著史。必有所見。魏吳本列國之號。漢則劉氏正統之號。夫以正統之號。與列國對稱。魏

吳之失。開卷便見。故以蜀代之。不知其大無當也。朱子綱目。雖以蜀漢接東西京之統。而三國本志。列在二十一史者。一字之誤。萬世不能改。今人作事。有偶勝古人者。季漢書是已。

風人與訓詁人。肝腸意見。絕不相同。訓詁者。往往取風人妙義。牽強附會。老杜身後。受虞趙兩君之累。不淺。近見剡溪漫筆。解三峽星河影動搖。引天官書註。左旗九星。在河鼓左。右旗九星。在河鼓右。是天之旗鼓動搖主兵。杜公雖破萬卷。恐未必拘拘証古若此。暑月夜半露坐時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。儼然動搖。處處若此。況三峽乎。剡溪通士。不應爲此解。

學問如家計。日營運則家日長。否則退。學問不日長。卽日退。亦在乎爲之而已。嬰兒纔舉。立見成人。寸木方栽。俄成林樾。惟人學問。只覺不增。是故分陰可惜。而思假數年。

飲席中。譚學問。譚人陰私。譚宦遊事蹟。是大惡道。耳不願聞。然譚宦蹟止于取人咲。譚學問使人妒。間有取禍者。譚陰私。則鬼神從旁聽之。

富貴人作貧態。如公孫弘內服貂蟬。外衣麻衣。以布被示之。貧賤之士作富態。如庾杲之詣人。餉指枯魚菜菹。曰。我不能食。忘其三韭二十七品之膳。此輩自古有之。不但今日始見。以兩人較。貧士富態更可也哉。

漂母飯信。卽今之老嫗見鬚眉男子行乞于市。而與之食。未嘗擇其人也。觀其言曰。吾哀王孫而進食。明是哀其窮。飯之而已矣。王孫豈可哀之人乎。偶然遭信。遂成千古之名。士爲知己者死。千金爲報。信之意深矣。

古今之稱傲弟。莫如象。及舜以有庫富貴之。象亦安焉。不復以殺舜爲事矣。使象生于今。不當稱賢人邪。陽明先生在龍翔時。有象祠爲之記。立意極奇。觀先生之記。象安可不祠。人皆有兄弟。而我獨無。益不能不思及于象。

沛公還軍霸上。與父老約法三章。約之爲言節也。觀其言曰。父老苦秦苛法。曰。餘悉除去秦法。則秦法極繁多。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。非相約也。

孟子與荀楊同列。漢以來皆然。請廢莊列之書。以孟子爲主。自皮日休始。貢禹論贖罪之弊。言孝文帝時。貴廉潔。賤貪污。賈人贅婿及吏坐贓。皆禁錮不

得爲吏。夫贅婿爲貧。不得已耳。何至遂與賈人賊吏同條。漢人之輕贅婿如此。傷哉貧也。

保身于身所大欲。德人于人所不知。守志于志所未得。輕世于世所不驚。樂生于生所聊托。惜福于福所過享。敦讓于讓所不堪。祈天于天所未定。眞名言也哉。

長卿儀部之才。如天風乍來。海濤忽湧。難原其始。難要其終。不但今代無雙。漢之文園。唐之青蓮。宋之坡老。明之長卿。蓋一身四現者也。

役使羣動。莫若權。賢者操之。不肖者弄焉。操之天下安。而身安。弄之身危。而天下危。至操之則不能。弄之則不敢。而天下與身之安危奚屬。

子產在鄭。民不能欺。西門豹在鄴。民不敢欺。子賤在單父。民不忍欺。爲政者視鄭鄴單父。何去何從。

做官而時時言去。決非豐林茂艸之人。爲士而語語自高。必是昏乞日驕之輩。生我父母。知我鮑叔。座主之恩。不在父母下。然有嚴君之令。不行于逆子。況師

弟乎。

在上必陵。在下必援。上交必諂。下交必瀆。以此思交。安得無轉盼操戈者。隱忍皆因貪心所使。士苟廉潔。卽能安貧。能安貧卽無所貪。惡在其肯隱忍。南茶北酒。非余僻論。余走北方五省。足將遍所至。咸有佳釀。北方水土重濁。而釀反輕清。不類其水土。至清豐呂氏所釀。又北酒之最上。南和刁氏稍次之。亦爲北酒之上品。南則姑蘇三白。庶幾可飲。若吾郡與紹興之三白。及各品酒。幾乎吞刀可刮腸胃。